

论陈毅抗战时期在盐阜淮地区的诗歌创作

李 军

(盐城工学院学报编辑部、人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陈毅在盐阜淮大地上曾留下光辉的战斗足迹,他在指挥新四军与敌寇顽军浴血奋战取得军事斗争胜利的同时,还创作了许多战斗的诗篇,既鼓舞了军民奋勇杀敌,又以此为媒介争取和团结了当地的众多社会名流、乡绅文士,结成最广泛的抗日统一阵线,使得军事武装斗争与文化战线的斗争相互配合与支援。

关键词:陈毅;盐阜淮地区;诗歌;创作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1)01-0001-06

“一柱天南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1]在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苦、最激烈的相持阶段,1940年10月10日,陈毅率领北上的新四军部队与南下的八路军黄克诚部队在盐城南面的白驹胜利会师,由此拉开了新四军在盐阜淮地区展开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的序幕。陈毅将军是一位著名的军旅诗人,他自1940年10月,从海安来到盐城,到1942年底离开阜宁停翅港向淮南黄花塘转移的两年多时间内,在戎马倥偬、日理万机的紧张的军政工作之余,创作了几十首诗词,其文韬武略与非凡诗才,在当地社会与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受到社会中、上层乡绅名流、文人雅士的赞叹、佩服^{[2]757-758}。陈毅同志“一代儒将”、“将军诗人”的美誉在盐阜淮地区广为流传。

一、发挥诗歌在抗战中的宣传、鼓舞作用

陈毅率领新四军将士在同敌寇顽军的武装斗争中,凭借其文韬武略,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而且还以文化战线上的有力斗争配合、支援了政治、军事上的斗争。他一方面,以诗歌为武器,借以鼓舞军队的斗志与士气,使全军将士同仇敌愾,奋力杀敌,同时又用诗歌作刀枪,无情揭露日寇与伪军各种侵略阴谋诡计,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另一方面,他又以诗歌为媒介,结交和团结当地的文人士绅,努力与其结成抗日的统一阵线,为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组建地方抗

日民主政府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文化斗争只有服务、服从于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才能真正起到配合与支援的作用。这一重要的文化指导思想在其《湖海诗社开征引》的长诗中有着具体的反映和艺术的表现。1942年11月20日,将军在进行紧张的反“扫荡”准备工作中,“倚马走笔”：“今我在戎行,曷言艺文事?”“若无大手笔,谁堪创世纪?”“诗国新疆土,大可立汉帜。”^{[2]548}在将军看来,倚马走笔的诗歌创作与文化战线的斗争是当时“反扫荡”的军事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军事斗争的有力配合与支援。也只有军事斗争与文化斗争互相配合、支援,才能最终取得抗日斗争的伟大胜利。陈毅同志在此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文艺观、创作观,为湖海艺文社的创作与发展指明了前进与努力的正确方向。陈毅同志通过湖海艺文社的建立,意在倡导乡绅名流、骚人墨客,写诗作文都应努力做到为抗战而歌唱,目的是为了鼓舞军民奋起抗战。陈毅身为文武双全的军队统帅,坚持以宣传共产党与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和教育、团结爱国民主人士结成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宗旨,不仅以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无比军威,威震敌寇,而且用他儒将的风采与生花的诗笔,以自己的诗作实践,既为盐阜区的诗歌创作等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又赢得了盐阜淮地区社会名流、乡绅文人、广大民众的景仰、敬佩和叹服。

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胜利会师,使陈毅同志兴

收稿日期:2010-10-16

作者简介:李军(1952-),男,江苏滨海人,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与地方文史。

奋异常,诗兴大发,特地为欢迎刘少奇、黄克诚写了一首《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同志中有十年不见者》(又名《赠刘黄》)的著名诗篇:“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属谁?十月红旗满天飞。”^{[2]527}表达了对两军会师、老友相逢的喜悦与激动心情,抒发了对取得抗敌斗争胜利的壮志豪情与坚定信念。对两军将士来说,这无疑是莫大的精神鼓舞与激励。从此,新四军在刘少奇、陈毅同志的领导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苏北与华中的抗敌斗争。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共中央立即发电谴责与声讨蒋介石与国民党这一恶意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制造分裂、挑起内战、背信弃义、倒行逆施的险恶用心与滔天罪行,全国爱国人士也都纷纷发电表达对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支持和对国民党破坏抗日斗争罪行的批判与谴责。陈毅将军得悉“皖南事变”的消息后,义愤填膺,夜不能寐,既为诸多壮烈牺牲的战友而悲痛欲绝,又为许多勇敢突围、失去联系的同志的安危而焦虑难安、痛苦万分,更为国民党反动派所蓄意制造的“皖南事变”而愤慨震怒,故而挥毫草成一诗《皖南事变书愤》:“嬴秦无道即今同,血债千重义万重。倒海翻江人呐喊,干将莫邪斩苍龙。”将军是以血泪和成此诗,字里行间流露着一股不可抑止的浩然正气,既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由此而欠下中国人民的累累血债是要一一偿还的,其破坏抗战、坚持反共的倒行逆施行为完全是自掘坟墓,就像当年残暴无道的秦始皇一样,其覆亡的命运已为期不远;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广大新四军指战员是杀不尽、吓不倒的,他们将前赴后继,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浴血奋战。其诗大气磅礴,笔力千钧,格调昂扬,气势非凡,声韵铿锵。其既是投向敌人的无情匕首、投枪,更是激励、鼓舞军民奋起杀敌的战斗号角。

将军十分注意用诗歌来鼓舞军民进行伟大的抗敌斗争。1942年7月,陈毅同志在阜宁停翅港时写下了重要诗作《“七七”五周年感怀》:“即今抗战艰难日,累累新坟启我思。五年碧血翻沧海,一片丹心照汉旗。国中忍见儿皇立,朝内惟谋其豆炊。九仞为山争一簣,同仇敢与亿民期。”自“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寇的铁蹄践踏着中华大地,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本侵略者将中国人民推入水深火热

之中,犯下了罄竹难书、十恶不赦的滔天罪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则成为抗击敌寇的中流砥柱,在党的领导下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大民众也纷纷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中来。在浴血奋战中虽有许多人倒下了,但更多的人则前赴后继,书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壮歌,给人以振奋和鼓舞。诗人热情地讴歌这些为国捐躯的英雄儿女,同时还铿锵有力地声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痛斥了在民族面临危难时刻投降的卖国者,以及那些不顾民族大义,置敌寇侵略于不顾,只顾残杀迫害爱国同胞的蒋汪反动派,并由此鼓舞国人抗战已经曙光在前,全民族要同仇敌忾,坚持斗争,以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此诗发表后,其坚持团结抗战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盐阜淮地区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的广泛支持与拥护。他们纷纷作诗相和,足见此诗真正起到了宣传与鼓舞的战斗作用。

一天,陈毅同志从渡江北下的同志那里,闻知新四军女战士李珉在牺牲前,对悲痛不已的战友说:“革命流血不流泪”,对其敬佩感动不已,提笔作诗以为纪念。并在诗前序云:“某女同志渡江遇敌负伤,临歿,同辈皆哭。乃张目视曰:‘革命流血不流泪’,言讫而绝。余闻而壮其言,诗以志之。”诗曰:“革命流血不流泪,生死寻常无怨尤。碧血长江流不尽,一言九鼎重千秋。”诗人用他的如椽之笔,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威武而高大的新四军女战士的英雄形象,谱写了一曲“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壮歌,写出了个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字,既歌颂了革命志士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精神,也表现了烈士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与牺牲奉献精神,更反映了诗人自己的人生观与生死观。此诗格调昂扬,显得壮怀激烈,颇具英雄气势,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这首诗的公开发表,更有力地鼓舞和坚定了我抗日根据地军民奋起抗战的高昂斗志与坚定信念。

二、发挥诗歌在抗战中的统战作用结成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陈毅一到盐阜淮地区,就充分利用自己精通诗词的特长与优势,通过诗歌这个桥梁与媒介,结识了地方上不少著名文人士绅。1941年春,陈毅刚来盐阜不久,就曾接到臧良父的诗。臧是盐城地区的著名士绅,其弟臧悼正此时任汪伪苏北行

署主任,臧良父之诗只不过是表示自己对陈毅的仰慕与对时局的关心等一些简单内容而已,意在试探将军对自己的态度与诗才尔。此时正处在反扫荡前夕,陈毅巧妙地抓住这一难得的良机,立即和诗四首,以《酬良父同诸君七律四首》为题公开发表1942年7月4日的《江淮日报》上。其还于诗前序云:“臧良父先生惠诗,一时和者甚众。余不文,回避诗坛久矣,虽鞍马间,往往横槊赋诗,但存者不及百一。今者诗债积累日深,走笔以酬,感时伤事,所怀万端,博良父及同咏诸君一粲”。诗云:“淮南风雨惠佳章,良夜长吟齿颊香。愧我菲才惭大树,愿君戮力转沧桑。妖氛未靖谁无咎,战局纡回见小康。莫道忧天天不坠,可怜西狩已即当。”“虚传神话斩长蛇,白帝于今势正酣。欲破鸿沟思猛士,每观雁阵感征骖。乘机突击围华北,反共阴谋见皖南。只手遮天愚妄极,是非自有国人谙。”“廿年革命几人存,国共纠纷应细论。抗敌救亡凭正气,特工党恶凿离痕。遁踪不少逃边境,胥首还多系国门。何处光明留净土,还看敌后万军屯。”“血战玄黄春复秋,光明黑暗竞神州。法西困兽拼孤注,极北辰星拱万流。谋晋谢公饶善策,椎秦张子费深忧。战云转变还堪喜,正义风雷党亚欧。”将军先用“惠佳章”“齿颊香”称誉其诗才,继以“愧我菲才惭大树”显示自己的谦恭有加,表达自己对其的敬佩与尊重;继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成“困兽拼孤注”之势,而国民党反动派则大搞“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阴谋,“皖南事变”之“是非自有国人谙”,而抗日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折,已迎来胜利的曙光,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欲破鸿沟思猛士,每观雁阵感征骖”,希望广大乡绅与民主人士应和共产党、新四军团结合作、一致对外,“愿君戮力转沧桑”而共赴国难。该诗一经刊出,顿时和者云集,社会影响很大。将军以诗为媒介,不仅有效地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顺利开展,促使更多的开明士绅纷纷参与到抗日斗争中来,也使得陈毅诗作闻名遐迩而名震盐阜大地^[3]。

陈毅同志高瞻远瞩,在坚持抗战的斗争中始终注意与当地的爱国士人乡绅搞好团结,以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阵营。著名的爱国乡绅韩国钧,即韩紫石,辛亥革命初曾担任江苏省省长之职,抗日时为统一战线的形成出过不少力,尤其是曾帮助我新四军东进。日寇侵占海安后,想利用他在当地的崇高声

望,逼迫其担任伪江苏省长,韩先生则横眉冷对日寇的威逼利诱,坚决辞官不就,表现出一位爱国人士的民族气节,最终以身殉国。陈毅将军先前曾特地登门拜访过他,并有过诗词唱和,惊闻噩讯后立即作《闻韩紫翁陷敌不屈而死,诗以赞之》的七律一首以表深切悼念:“赤县神州坐沉沦,几人沉醉几人醒。彪炳大义持晚节,浩然正气励后生。不问党籍攘外寇,相期国是息内争。海陵胜地多风物,文信南归又见君。”并在诗后自注云:“宋贤文信国公,抗敌南归,经海安有诗,见《指南录》。紫翁于海安故宅被俘殉节,两贤足相比也。”诗人把韩紫石比作“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宋代民族英雄、爱国诗人文天祥,可谓是再恰当不过了,既表达了将军在大敌当前之际对于民族英雄、爱国人士的高尚民族气节的倡导与表彰,又以此为号召,希望当地著名士绅以其为楷模、榜样来学习、效法,投入到抗战的伟大斗争中来。

1942年5月5日,盐阜区各界代表在阜宁西乡郭墅张庄开会追悼韩紫石,陈毅参加了追悼大会,并即席赋诗《悼韩紫翁》七律五首:“羨君才调挥毫健,闻耗无言热泪抛。陋巷闭门同伏胜,江南开府遇温峤。庖庭骂贼母心沸,深闺易嫁青眸标。相逢地下当欣笑,模范夫妻万古昭。”“苏北耆贤数海安,解纷杖策沥心肝。杞人惟恐青天坠,精卫难填碧海干。推心忧国欣知鲍,接席多缘幸识韩。知音寥落天涯感,一读遗书一惘然。”“秋容老圃胜东篱,巾履肃然此子遗。波翻淮海龙蛇斗,变起萧墙燕雀危。天心已厌玄黄血,人事难评黑白棋。鲁连资志埋幽恨,痛快亲仇忍一思。”“穆穆温温六十秋,斜阳鞭影照孤丘。文章班马能臧否,书法颜欧论好尤。林下疏河忧众庶,晚年抗节挫倭酋。壮哉易箴无多语,何日全师复九州。”“蜂起狐鸣恣鼓吹,鸿轻秦重正当时。数通函电存遗爱,无数人心向义师。五年晚节矜遒劲,十万貔貅任怨訾。一樽酒酹西风冷,惆怅人天知不知?”诗中用李白愿识韩荆州的历史典故表明自己对韩紫石老先生的景仰与悼念之情,显得非常贴切和精当。当时盐阜淮地区许多爱国士人乡绅深受感动,纷纷作诗庚和。

当地著名乡绅庞友兰在其《悼韩翁诗》的和诗中曰:“猿鹤沙虫战血红,大星又陨楚天东。荆州生识徒虚愿,国土成仁是善终。嘱咐陆游神不乱,过河宗泽鬼难雄。允宜抗战江淮上,百万军民挥下风”。既表达对韩紫公的敬仰、赞颂之情,又

表示对陈毅将军的文韬武略和人品佩服不已,赞美其就像历史上的爱国儒将陆游与宗泽,并表示愿意跟随将军参加抗日斗争。杨芷江在其《参与韩紫老追悼会感赋》的和诗中写道:“浩气养成弥六合,感君一死誓凶顽。素车赴奠衣冠会,青史题名指顾间。满壁琳琅收尽美,一身显晦视如闲。高风留与人瞻仰,共悔当年未识韩”。既赞美韩紫老先生的浩然正气与高风亮节,又表达自己仰慕、效法和跟随的决心。除庞友兰、杨芷江外,当时还有许多著名人士如宋泽夫、唐碧澄、姜旨庵、沈其震、杨幼樵、王冀英、顾希文等众多地方名流,也都作诗奉和。这说明,士人乡绅已视陈毅将军为知音、同道和诗友了。要知道,他们或是出身政界、军界,或是执掌教育、文化的地方官员,或是地方乡绅文士,不仅与新四军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同国民党、顽军甚至日寇也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往往同时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但他们都是炎黄子孙,故多富有民族正义感,是抗日民主政府与新四军统一阵线的重要对象和力量。陈毅悼诗的巨大艺术感染力与追悼会的宣传作用,由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充分表现和反映。陈毅和地方上的社会名流、乡绅文人结为诗友,进行诗歌唱和,使得其与当地的开明士绅、社会名流的交往更加频繁和紧密了,他们也因此成了名副其实的知音、朋友。

为了扩大诗词交往,在陈毅倡导下,《盐阜报》自1942年8月1日开始,特地开辟了《弦歌脞录》专栏,专门发表各界人士的诗作。首期《弦歌脞录》,诗前有小记:“本刊自发表陈军长寄阜东杨、庞二先生等六首诗后,一时和者踵至,吐珠漱玉,各尽其妙。”这当中最典型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滨海县(原阜东县)的著名人士庞友兰和杨芷江两位社会名流了,其在当时曾引发社会上出现和诗高潮的轰动效应。一时蔚为壮观,盛况空前。

此次将军与庞友兰、杨芷江的和诗交往的高潮缘起是这样的。先是庞、杨两位先生读了将军的“七七”五周年感怀诗篇后,曾主动将和诗相赠。陈毅遂又和诗作答,即《寄阜东庞杨两先生七律二首》,其诗前序云:“余不能诗,但喜读古诗。廿年来兴会所至,亦率尔操觚,敝帚自珍,惜久未敢以示人。前岁渡江,淮南耆宿先后以诗见教者踵接,余不敏,未敢一一如命,债台高筑,逃迁何所。去秋今夏,阜东庞友兰、杨芷江两老又先后以诗见惠,不能不悉索敝赋以从,谨奉和长律并附

旧作(即《梅岭三章》),聊博大雅一粲。民国卅一年夏仲弘识。”此举既表现了陈毅将军的自谦精神与谦恭态度,又反映出对对方的景仰、尊重的姿态,还表达了愿意以诗交友的强烈愿望,从而使得彼此间的诗歌唱和不断。陈毅《和杨芷江先生步原韵》诗:“光明黑暗搏神州,抗战年来禾黍秋。胡马窥江贼投敌,权奸误国我深忧。吴王老去枚乘在,越国中兴范蠡谋。耆旧淮南多惠助,飘摇风雨济同舟。”此诗称赞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杨芷江等爱国文人志士坚持正义,勇敢地站出来,拥护和支持抗日民主政府与新四军的抗敌斗争,并表示与共产党人、民主政权、新四军等风雨同舟,共同进行抗击敌伪顽的伟大斗争。陈毅《和庞友兰先生步原韵》诗:“杖国精神日日新,诗怀坦荡笑谈频。思医国病求团结,先固邦基救众民。敢以直言参议席,每于吾党寄同情。莫谓疏狂疑此老,丰姿再现海安身。”在诗中,陈毅特意将庞友兰与韩紫石相比较,称誉其以国家、民族大业为重,坚持与共产党合作,积极参与民主政府的工作,愿为广大民众效劳奔走而牺牲自我的无私奉献精神,以及坦荡磊落、耿直敢为的高风亮节与品性。在这抗战的非常时期,陈毅和庞友兰、杨芷江的诗文交往,加深了之间的相互了解,也增进了他们的友情。此后,在陈毅的感召下,庞友兰、杨芷江都做了许多对抗日有益的事^[4]。

1942年10月25日,盐阜区参议会成立,各界人士共1000多人出席了庆祝大会。会上,陈毅特地写下了《盐阜区参议会开幕感怀,兼呈参议员诸公》的诗篇:“列强风雨苦相催,腐朽犹存是祸胎。碧血前驱流万斛,新坟后继起千堆。飘摇专制霸图尽,茁壮新生民主来。应知天定由人定,日月重光世运开。”希望各界人士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要紧密地团结起来,组成最广泛的统一爱国阵线,保卫和拥护新生的民主政权,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这首诗在《盐阜报》发表后,起到了鼓舞、团结和振奋人心的重要作用,许多到会的参议员如阜宁县副参议长王朗山、建湖县副参议长杨幼樵、盐城县副参议长唐碧澄等人都欣然赋诗庆和,成为佳话。

陈毅诗作和上述诸人的和诗全都在《盐阜报》“追悼韩紫石先生特刊”上结集发表,还由此形成了陈毅与当地士绅间的诗歌相互唱和的高潮。由于陈毅非凡的文韬武略,出众的诗才文采,赢得了当地文人士绅的尊重与敬佩,其在文人乡

绅中逐步形成一种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通过诗文唱和,陈毅与士绅结为朋友,使得抗日民主政府和新四军的抗战工作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与配合,由此而逐步扩大和巩固了苏北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5]。

三、写景叙事抒情,记录战地生活

陈毅同志长期在大江南北和盐阜淮地区跃马驰骋、挥戈杀敌,常以诗歌形式,记录自己的战地生活与所见所闻所思,其诗或写景,或叙事,或抒情,或景、事、情融合成一体,为后人留下诸多优美的诗篇。如其歌咏盐阜淮等地自然风光的三首七绝,堪称绝唱。《淮河晚眺》:“柳岸沙明对夕晖,长天淮水鹭争飞。云山入眼碧空尽,我欲骑鲸跋浪归。”《过洪泽湖》:“扁舟飞跃趁晴空,引抹湖天夕照红。仗渡浅沙惊宿鸟,晓行柳岸雪花聪。”《淮海区会议题词》:“垂杨系马晚来风,树影森森照碧空。芦花飞起四围白,抗战淮涟第五冬。”该诗景象优美,场景阔大,使人过目难忘;言志抒怀,则显得壮怀激烈,让读者肃然起敬;写景、叙事、抒情有机结合、高度统一,整个诗篇情景交融,声韵铿锵,格调非凡,意境优美,词语清新。这组精品佳作,颇有一种“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意味与情调,给人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内人东来未至,夜有作》:“足音常在耳边鸣,一路风波梦不成。漏尽四更天未晓,月明知我此时情。”当得知夫人张茜要来盐阜地区与自己相会时,诗人此时难免会为平常的聚少离多而激动难安、翘首相待;然当其因敌情等原因而未能按时到来时,诗人又不免为此而牵挂、思念、担忧和焦虑,其坐卧不宁、辗转反侧、彻夜未眠而提笔赋诗,一吐衷情。诗作反映出其夫妇之间的伉俪情深,是一首真挚深沉的战地爱情颂歌。

将军还有一组记述自己生病医疗的组诗《病苦乐》(又作《病中吟》)二首。诗序云:“十季宿疾,治疗无暇,一朝入院,苦乐参半,吟成二首,聊记一时之欣感云尔”。“廿年事鞍马,我生苦行役。一朝卧病榻,安息转足乐。俯仰斗室中,静如玩丘壑。万事不关怀,一意付医药。放眼观天地,古今重斟酌。会心生微笑,择芳别众恶。回首四十年,功罪两相约。怡情既悦性,所患犹未脱。转惧医者言,君病明日霍。又将理万端,长与事务角。病人人不病,病其奈我何?”“初病殊有乐,久病苦不同。刀圭创未合,衣褥见血红。奋飞身欲

起,伏枕百感丛。肢体如软絮,神思若断蓬。烦忧乱我心,故旧影幢幢。照壁灯无焰,常醒眼朦胧。朔风号屋外,急雨打帘拢。待旦窗纸白,夜听更漏重。病苦最难当,此中无豪雄。”诗人因病住在医院中,不得不暂时放下日理万机的紧张而繁忙的军政大事,既得以空暇而思考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回首往事,检讨反省自我,为的是日后能更好的工作,又为自己生病而不能与战友们一起战斗、工作而感到“烦忧”不安,恨不得“奋飞身欲起”,赶快投入到工作中去。这就是诗人“病人人不病,病其奈我何?”“病苦最难当,此中无豪雄”的内中深刻含义所在了。叙事中有抒情,两者紧密结合,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陈毅同志在盐阜区时期重要的诗作还有《读史四首》组诗:“门下三千客,侯生真佳士。窃符却秦军,助成救赵事。不待凯旋日,刎颈以明志。豪杰重然诺,视死何其易?本以释嫌疑,信陵反遭忌。醇酒与妇人,公子死游戏。惜无远大图,不能自为计。七雄变为八,魏鼎不西去。”“楚汉喜神话,首推张子房。城北黄石公,遗履坐桥梁。留侯欲用事,寄托于渺茫。乃遇赤帝子,运筹帷幄张。一旦功成后,赤松屏稻粱。刘邦非大度,君臣猜忌忙。勾心复斗角,胜者属张良。萧何亦机智,自污争田疆。可怜淮阴侯,忠信见灭亡。未央千古惨,人彘出宫墙。乃知专制国,大位踞虎狼。惟有真民主,权利两相忘。”“刘项争天下,是非本难论。史公遭腐刑,记载未失真。于项虽痛惜,评论差得平。吾侪千载后,观之事更明。项固属封建,守旧惧维新。刘季起草莽,农民集万军。于此分优劣,天下乃归心。不料兵解日,独霸汉宫春。以暴而易暴,民冤苦难伸。总由制度恶,祸乱循环生。成功为帝王,失败寇贼论。一部中国史,吾以此云云。”“贾生洛阳人,少年多远志。太息复流涕,预见祸乱至。居安不忘危,临危能定制。皇皇治安策,跃跃真欲试。汉文无远略,无缘逢濯忌。过湘吊屈原,忧伤终自弃。苍苍上有天,茫茫下无地。徒今千载后,同情如海寄。冀北良马多,伯乐苦不遇。李广逢汉高,封侯因易易。外举不避仇,灭亲见大义。今当抗敌日,何不识此意?”将军熟读中国历史,其创作咏史诗,一方面是其读史时深有感受和体会,以求一吐为快,便有意将其以诗歌形式表现出来,使得胸中激浪终化作笔底波澜;另一方面,其创作咏史诗,实际上是借历史人物和事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做到言志抒怀和以史鉴今,

做到古为今用尔。诗人借咏史而言志抒怀,表达自己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通过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价,告诫人们从中吸取历史之教训,以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陈毅另有一组颇受读者喜爱的《送沈、张诸君赴延安》诗作,刊登在1942年11月18日《盐阜报》上:“岁暮天寒曙色新,停杯驻马送君行。华东小住情无限,又向天涯事远征。”“万里长征不计程,指津自有北辰星。太行山上辞残雪,延安城头望柳青。”“刀丛出入历艰辛,且喜刀丛自有春。穿插敌防千百里,壮游堪羨快平生。”“八载睽离望关陕,五年风雨仗延安。故人相见问消息,敌后荆榛仔细看。”诗人要送别与自己的战友奉命离开苏北、前往革命圣地陕北延安,将军自是胸中诗潮激荡,感慨万千,有多少话儿要倾吐,有多少事情要交代,故而以诗代歌,直抒胸臆而一吐为快。此诗声韵铿锵、格调昂扬,表现了诗人豪迈爽朗的

性格特征与乐观主义精神,既充满了深挚关切的同志爱、情深意重的战友情,也充满着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和对领袖毛泽东、党中央的思念之情,更表达了其对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

浴血奋战铸丰碑,绝世妙笔著华章。陈毅同志以诗笔记录新四军在盐阜淮地区的光辉战斗历程,既显得如此的难能可贵,又显得“战地黄花分外香”,表现出将军非凡的诗才与本领,这些诗作已成为我们盐阜淮地区最为弥足珍贵的新四军精神宝库与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之一。陈毅同志曾作和词称赞毛泽东《沁园春·雪》词:“想豪情盖世,雄风浩浩;诗怀如海,怒浪滔滔。政暇论文,文余问政,妙句拈来着眼高。倾心甚,看回天身手,绝代风骚。”^[6]毛泽东同志是如此,陈毅同志又何尝不是如此,用此作为对元帅自己诗作的评价应该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参考文献:

- [1] 郭沫若. 赠陈毅同志[M]. 陈昊功. 献给陈毅元帅.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13.
- [2] 计高成. 陈毅在盐城[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
- [3] 傅义桂. 陈毅在盐阜根据地活动纪略[J]. 盐城师专学报,1986(3):103-110.
- [4] 曹晋杰. 陈毅与湖海艺文社[J]. 福建党史月刊,2003(5):41-42.
- [5] 尤岩. 陈毅与盐阜爱国士绅的君子之交[J]. 江苏地方志,2001(6):52-56.
- [6] 陈毅. 沁园春·和咏雪词[EB/OL]. (2010-10-02)[2009-01-06]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zg365/2009-01/06/content_17040265.htm.

On CHEN Yi's Poetry Writing in Yanfuhuai Distri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LI Jun

(The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51, China)

Abstract: Comrade Chen Yi had left a glorious struggling footprint in Yanfuhuai area. He commanded the New Fourth Army fighting against the enemies and obtained great military victory, and many battles were described in his verse during that time. His poems not only encouraged the civil-military striving to kill the enemies, but also united many local celebrities and squire scribe, thus formed the most extensiv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helped to bring about th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of the military armed force and cultural front.

Keywords: CHEN Yi; Yanfuhuai district; poetry; writing

(责任编辑:洪林;校对:李军)